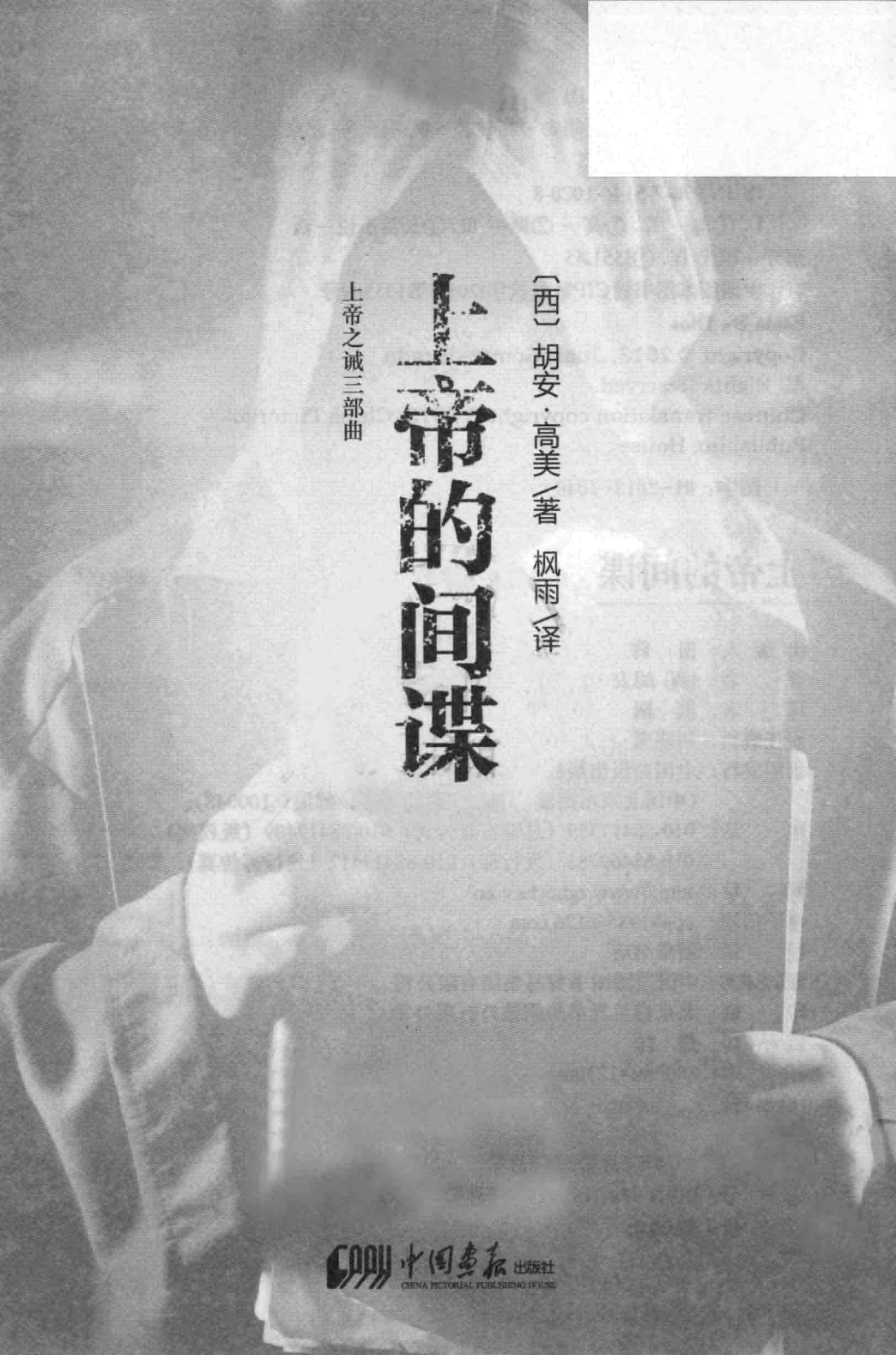
上帝之诫三部曲

上帝的间谍

〔西〕胡安·高美 著　枫雨 译

中国画报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

上帝的间谍

上帝之诫三部曲

〔西〕胡安·高美 著　枫雨 译

中国画报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上帝的间谍 / (西) 胡安·高美著；枫雨译. -- 北京：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146-1020-8

Ⅰ. ①与… Ⅱ. ①高… ②枫… Ⅲ. ①长篇小说－西班牙－现代 Ⅳ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35509号

Espia De Dios

Copyright © 2013, Juan Gómez-Jurad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,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图字：01－2013－1046

上帝的间谍

出 版 人：田　辉

著　　者：(西) 胡安·高美

译　　者：枫　雨

责任编辑：刘晓雪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（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，邮编：100048）

电　　话：010-88417359（总编室兼传真）010-88417409（版权部）

010-68469781（发行部）010-88417417（发行部传真）

网　　址：http://www.zghbcbs.com

电子信箱：cpph1985@126.com
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　　刷：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监　　印：焦　洋

开　　本：880mm×1230mm　1/32

印　　张：9.5

字　　数：260千字

印　　次：2014年6月第1版　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146-1020-8

定　　价：32.00元

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……

——马太福音16：19

主要人物表

神职人员

安东尼·福勒：前美国空军军官，CIA特工，神父，美国人。

维克多·卡洛斯基：神父，连环杀手，美国人。

坎尼斯·克洛：圣马太研究所前所长，已故，美国人。

梵蒂冈资深职员

约奎·鲍瑟：梵蒂冈发言人，西班牙人。

间里奇·瓦伦：梵蒂冈宗教法官，意大利人。

枢机

萨默罗：教宗[①]侍从管家，西班牙人。

弗朗西斯·加塞：美国人。

艾米罗·罗巴亚：阿根廷人。

恩利格·坡提尼：意大利人。

加拉多·克拉底·卡多索：巴西人。

还有枢机[②]团其他110名成员。

---

① 教宗：天主教会最高领袖，梵蒂冈元首，首任教宗为耶稣十二门徒之首圣伯多禄，当选后终身任职，不可罢免，国内亦称为教皇。

② 枢机：罗马天主教中仅次于教宗的职位，称呼源自拉丁文cardo，有枢纽、重要的意思，因穿红衣、戴红帽，又被称为红衣主教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宗教团体成员

弗朗西斯科·托玛：迦密人，圣玛利亚教堂[①]教区神父。

海伦娜嬷嬷：圣玛尔大教堂负责人，波兰人。

梵蒂冈警察

开麦罗·塞林：侦探长。

法比欧·但丁：副侦探长。

意大利警察

Unità di Analisi del Crimine Violento（UACV）：暴力犯罪分析部

波拉·迪坎迪：侦探和心理学家，行为分析实验室主任。

开里奥·特洛伊：暴力犯罪分析部主任，也是波拉的老板。

木里兹·庞底罗：侦探，波拉的搭档。

安琦罗·比非：法医雕塑及数码图像专家。

平民

安德莉亚·奥蒂罗：西班牙《全球邮报》自由撰稿人，记者。

古塞·巴斯提：快递公司邮递员。

---

① 圣玛利亚教堂（Santa Maria in Transpontina）：意大利罗马协和大道（Via della Conciliazione）上一个著名教堂，面对著名的圣彼得广场。

梵蒂冈城国的部分资料

（摘自美国CIA《世界概况》）

表面积：17平方英里（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）。

边界线：1.99英里（在意大利境内）。

海拔最低点：圣彼得广场，在海平面上62.34英尺。

最高点：梵蒂冈花园，海平面上246.06英尺。

气候：温和，冬天从9月到5月中旬多雨，夏季从5月中旬到9月热并且干燥。

自然资源：无。

人口：911名持护照国民。日常有3000人工作。

政府系统：神职体系，完全政教合一。

出生率：0。历史上没有出生记录。

经济：建立在慈善捐助和出售纪念邮票、明信片、印戳等上面，以及银行和资金管理上。

通信：2200条电话线，7个电台，1个电视频道。

年收入：2亿4200万美元。

年花费：2亿7200万美元。

法律系统：根据教会法典制定，一直在应用，死刑有效。

特点：教宗对人的生活有巨大影响，世界上有10亿8600万信徒。

圣马太研究所

（为一些有性侵历史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创办的康复中心）

萨凯姆·派克，马里兰

1999 年 7 月

午夜，熟睡的彼得·赛奥辛克神父忽然感到一把凉冰冰的刀顶在喉咙上。维克多·卡洛斯基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神父的卧室。在无边的黑夜掩护下，维克多用手中那把刀秘密割开自己禁室的地板，潜出了隔绝的禁闭室。

这是他第二次成功钻出他自己那间禁室——那其实是一间 6 英尺 ×10 英尺的监牢。他用一条他事先拴在墙上的链子和一支圆珠笔芯把自己解脱出来。

赛奥辛克神父曾侮辱过他，现在维克多要让他补偿。

“别想说话，彼得。”

维克多用坚实而又温柔的手捂住赛奥辛克神父的嘴巴，同时他那把刀已经切开神父的脸。他上下滑动，就好像在拙劣地模仿刮脸。赛奥辛克神父看着他，因为恐惧而麻木，眼睛睁得很大，手指伸进被单，感到维克多的身体正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来，是不是，彼得？你要是知道就眨一下眼，不知道就眨两下。”

赛奥辛克神父毫无反应，直到他看到那把刀停在了半空。

他眨了两下眼。

“你的无知比你的无理粗鲁还可气。彼得，我是来听你忏悔的。”

赛奥辛克神父脸上闪过一道放松的光，很弱。

“你是否忏悔你虐待那些无辜儿童的事？”

赛奥辛克眨了一下眼。

“你是否忏悔那些你在神职上的污点？”

一次眨眼。

“你侮辱了那么多灵魂，侮辱了我们的教会，你是否忏悔？”

又一次眨眼。

“不只这些，你三个星期前干扰我的疾病治疗，故意做出推迟我恢复服侍上帝工作的决定，你是不是忏悔？”

一个很明显的眨眼，很用力。

“我很高兴看到你的忏悔。头三条罪，我也要忏悔，并以圣父和万福玛利亚的名加强六倍的忏悔，但是最后一条……”

维克多的灰色眼睛里闪出冷光，他举起刀，伸进被害者的嘴巴里。

“彼得，你一定不会知道我多么喜欢这样。”

过了大约 45 分钟之后，赛奥辛克神父才断气。他一声没出，无法向看门人报警，看门人就在一百步外。维克多又回到自己的禁室，关上门。第二天早上，吓呆了的研究所所长发现维克多坐在里面，身上还有干了的血迹。但这还不是最让这位老所长迷惑的。

最让他惊讶的是，维克多一副完全漠不关心的样子，眼神冷酷而又充满自信。他要求给他一块毛巾和一个脸盆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“我的身上溅到一些。”

梵蒂冈宗座宫殿[①]

2005年4月2日，星期六，晚上9：37

长期卧病的老人已经停止了呼吸。他的私人秘书——蒙各斯坦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一直靠在垂危老人的右手旁，泪流满面。值班医生在给老人检查时，不得不使足力气将蒙各斯坦拉开，他们试图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救回。他们竭尽全力，一次又一次试图留住老人的生命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竭尽所能，回天乏术。

教宗的私人府邸可能会让很多人惊讶。在这里，世界上很多国家领导人曾在他面前跪倒，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简单，住处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：墙上除了一个十字架，几乎空无一物。家具仅仅是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和一张可移动医用床，那是他病后这最后几个月搬进来的，代替了他以前的床。在这张床边，医生想尽办法抢救，病人和医生大滴大滴的汗珠滴落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。四名波兰籍嬷嬷一天要换三次床单。

雷诺医生是教宗的私人医生，他终于宣布放弃抢救。他挥挥手，让护士给老人那张饱经沧桑的脸盖上白色罩单。他请在场的每一个人离开，只留下蒙各斯坦。雷诺医生在很多地方都开过死亡证书。现在他要给教宗写。死亡原因很简单：老人心力衰竭，循环系统衰竭，这两样导致喉咙炎症恶化。在死者姓名处，为了避免混淆，他没有用他现在的名字，

---

① 梵蒂冈宫(Palace of the Vatican)：又称宗座宫殿(Papal Palace)、使徒宫(Apostolic Palace)、神圣宫殿(Sacred Palace)，是天主教教宗在梵蒂冈城的官邸。

而是填上了教宗出生时的名字。

这时，萨默罗枢机刚刚走进屋子，他是教宗的侍从管家，医生把签好的文件交给他。萨默罗穿着他红色的长袍，他要完成的一项艰难任务：正式宣布教宗去世。

“谢谢你，医生，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就宣布。”

“交给您了，阁下。”

“不，医生。从现在开始，就交给上帝了。”

萨默罗慢慢走到死者床头。他在78个年头里曾多次向上帝祷告，不要让他见证这一刻。他是一个安静的人，他不想死，但是他知道，现在很多责任和重担都落在他的肩头。

萨默罗仔细检查尸体。教宗84岁，在一生中，他的胸膛中过子弹，得过结肠瘤，还患有复杂的盲肠炎。每天，帕金森病蚕食着他的生命，让他的心脏越来越弱，终于无法承受。

从宫殿三楼的窗户望出去，枢机可以看到圣彼得广场上人头攒动，那里聚集着大约20万人。附近建筑物的房顶上都是摄像机和电视天线。一会儿还要有更多，萨默罗想，一会儿的情形会把我们淹没。人们敬仰教宗，他们崇敬他为神职工作所做的贡献和牺牲，还有他钢铁般的意志。这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，虽然人们从今年1月就知道教宗的病情在恶化。很多人都为他祷告。而现在，我们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。

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梵蒂冈最高安全指挥官开麦罗·塞林走进来。按照规定，他是证实教宗死亡的三位枢机之一，也是组长。由于焦虑和睡眠不足，三个人脸上都显出疲惫，他们走到教宗床前。

“让我们开始吧。”萨默罗说。

蒙各斯坦站在萨默罗身边，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小盒子。萨默罗揭开教宗脸上的罩单，随即他打开一个装着圣油的小瓶，他开始用古老的拉丁文执行仪式。

（如果你活着，我用圣父圣子圣灵宣告，你无罪。阿门。）萨默罗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在死者额头划了个十字，然后接着说，（用此圣油，上帝赦免你一切犯下的罪。阿门。）

他的神态动作异常严肃庄严，为故去的神的使徒祈福，“用圣灵赐给我的能力，我现在宣布你得到赦免，我也祝福你。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。阿门。”

萨默罗打开小盒子，从里面取出一只银质的锤子。他用银锤轻轻敲了教宗额头三次，每一次都轻声地问：“卡洛尔·沃依蒂瓦，你活着吗？”

三次都没有回答。萨默罗看着其他人，他们都点头。

“教宗去世了。这点已经毫无疑问。”

萨默罗用左手取下教宗右手指上的“渔夫之戒”[①]，那是这个世界的权力象征。然后萨默罗用右手再次给教宗，也就是约翰·保罗二世盖上罩单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他的同伴。

“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。”

---

① 渔夫之戒（Fisherman's ring）：是天主教教宗佩戴的标志。这个象征来自《圣经·新约》里耶稣为渔夫的传统。用来封印教宗签署的官方文件。每位教宗都会用黄金铸一个新戒指，上面刻不同图案和教宗的拉丁名字。

圣玛利亚教堂，协和大道 14 号

2005 年 4 月 5 日，星期二，上午 10 ： 41

侦探波拉·迪坎迪站在教堂门口，里面很黑，她闭了一会儿眼睛，好让它们适应黑暗。

波拉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达犯罪现场。如果说罗马总是交通拥挤，那么此时教宗去世，这里简直就变成了机动车的地狱。每天都有上万人来到这个宗教世界的中心，希望向教宗最后道别，此时他正躺在圣彼得教堂。这位教宗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他生前的名声不错，为了将要进行的仪式，现在街上已经有人在收集签名。每个小时都有 18000 人从他生前遗物前走过。

波拉嘲弄地想："这都赶上我们法医学的工作了！[①]"

波拉和母亲住在一起。临出门前妈妈警告波拉说："你要是走加弗尔路肯定堵车，你走女王路，然后转到莱佐罗路。"她一边说着，一边翻动她给女儿做的小麦粥，她每天早上都给女儿做粥，已经做了 33 年。

波拉没听妈妈的，还是走加弗尔路，结果耽误了好长时间。

小麦粥的味道还留在嘴里。那是她每天早上吃的第一种食物。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学习的时候，她住在弗吉尼亚的昆迪克[②]，那时她非常想这粥的味道，想得简直有些发狂。结果她让妈妈给她寄来一大盒子这

---

① 法医需要很仔细地检查死者遗物，这里波拉是讽刺这么多人都去看遗物，就像法医需要做的工作。

② 昆迪克（Quantico）：美国 FBI 总部，在弗吉尼亚州。

种粥粉，她只要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她就用行为科学系餐厅里的微波炉热粥，虽然粥的味道和妈妈做得不太一样，但是对于离家一年的波拉来说，还是很大的安慰。这一年是波拉非常艰难也是非常受鼓励的一年。波拉是在孔多蒂街[①]长大的。那是世界上最排外而又高级的一条街，但是她家很穷。在去美国之前，她根本就没有世界的概念，在美国那里的人们用自己的计量单位衡量一切。以前她恨自己长大的地方，可是从美国回来时，她却由衷地高兴能回到故乡。

在意大利，暴力犯罪分析部（UACV）成立于1995年，专门用来对付连环杀手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意大利在精神变态者数量上全世界排名第五，但一直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机构去研究他们，直到1995年成立暴力犯罪分析部。现在这个部门内部，有一个特殊单位叫做行为分析实验室，是由波拉的导师伯特创立的。伯特在2004年初，由于突发心脏病去世，当时波拉已经从一名医生成为一名警员，以前因为她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培训和导师伯特的评估肯定，她成为行为分析实验室在罗马的负责人。伯特死后，这个实验室成员锐减，现在波拉是唯一的人员。尽管如此，实验室仍然属于暴力犯罪分析部，在有案件时，他们可以得到欧洲最好的法医的帮助和最先进的技术支持。

话虽如此说，但到现在为止，行为分析实验室还没有真正处理过一次案件。在意大利，现在有30名暗杀者身份不明，仍然逍遥法外。在这30个案件中，有9件是很“热门”的案件，因为牵扯到最近的一些死亡记录。在波拉成为行为实验室主任后，还没有发现一具新尸体。由于缺乏明显的证据，破案压力加大，波拉唯一能帮到警察寻找罪犯的，就是她心理学的背景。用特洛伊的话说是“空中楼阁”，特洛伊是物理学家

① 孔多蒂街（Via dei Condotti）：意大利罗马市的一条街道。在古罗马时期是连接台伯河和苹丘的街道之一。

和数学家，但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电话上而不是实验室。可是特洛伊是暴力犯罪分析部的主任，波拉的顶头上司，每次他们在楼道里碰上，特洛伊总是给波拉一个嘲弄的表情。当特洛伊和波拉单独在一起时，他给波拉起的外号叫“我美丽的小说家”。这成了波拉的档案之外最具嘲弄性的象征。

波拉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结出成果，这样她就可以和她的老板特洛伊叫板了。特洛伊是只老山羊，波拉曾犯过一次错误：她曾屈服于特洛伊，和他有过一夜情。当时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，她的警戒线有些松了，心里被无尽的空虚充满。这时她和特洛伊有了那么一次，虽然填补了暂时的空虚，但到了早晨她就后悔了。特洛伊是一个已婚男人，岁数几乎比她大一倍。这让波拉沮丧。不错，特洛伊是一位绅士，之后没有再提这件事，并且一直小心地保持距离，但是他也从没让波拉忘记，他说话中有时带着一些性挑逗的字眼儿。上帝啊，波拉真是恨他。

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案件可以让波拉大显身手，这是她被提升到实验室主任后的第一次机会。她可以亲自从头全权负责，并从那些笨拙的警察手里收集到一些证据。波拉是早饭吃到一半时接到电话的，她立刻回到屋里去换衣服。她把长长的黑发梳好，梳成一个发髻，脱掉本来要去办公室的牛仔裤，换上一身高雅的套服，外面再套上一件黑外套。刚才的电话让她有些迷惑：因为电话里没说任何细节，除了说这个案件是和她的专长以及她负责的实验室工作符合，他们让她以“最高紧急”级别立即赶往协和大道的圣玛利亚教堂。

现在她就站在教堂大门前。在她后面人潮如涌，一直排到了维托里奥·埃马努埃莱二世[①]大桥前。波拉看着这情形有些担心。人们在这里站

① 维托里奥·埃马努埃莱二世（vittorio emanuele II）：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任国王（1861—1878）。

了一晚，但是对于他们想看到的事情，他们还不知道，已经超出了预期。朝圣者们看到两个宪兵严肃地站在教堂门口，警察用外交辞令告诉人们这是因为教堂在进行装修。

波拉深深吸了口气，迈过门槛，走进黑漆漆的教堂。教堂有一个正厅，周围各有五个小礼拜堂。里面的空气充满古老并发霉的气味。灯光很暗，在这么暗的地方发现尸体真是不简单。波拉想起特洛伊常说的座右铭："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干的。"

波拉朝四周看看，试图在黑暗中发现点儿什么。有两个人在教堂后面低声说话，他们背冲着波拉。一个修士在洗礼池前正紧张地念着《玫瑰经》[①]，在波拉检查现场时，他一直盯着她。

"很美，是不是？小姐。这上面的日期刻的是1566年。是贝鲁奇[②]建造的，这些礼拜堂……"

波拉微笑着打断他。

"我想现在我对这里的艺术不感兴趣。我是波拉·迪坎迪侦探。你是教区神父？"

"是的，我发现的尸体。我知道你对这个更感兴趣。愿上帝保佑这样的日子……一个圣徒被魔鬼带走了！"

这个神父看起来很老了。他戴着玳瑁眼镜，镜片很厚，穿着传统的棕色教袍，披着教士穿的无袖外衣，腰间系着结，白胡子很密地盖着他的脸。他在水池边走了几步，让波拉看清他有些驼背，还稍稍有些瘸。他的手指紧张地拨动手里的祷告珠子，时不时身体还会不受控制地抖动。

"别紧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"

"弗朗西斯科·托马。警官。"

---

① 《玫瑰经》（拉丁文 Rosarium，意为一束玫瑰。）：天主教徒用于敬拜圣母玛利亚的祷文。正式名称为《圣母圣咏》。

② 贝鲁奇：16世纪意大利建筑大师。

“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你已经说了六七遍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你还要再说一遍。”

神父呼了口气。

“其实没什么好说的。除了管理教区，我还负责教堂事务。我住在圣器收藏室后面的小屋里。像平时一样，我早上 6 点醒来，洗了脸，穿上袍子。穿过收藏室，从教堂门口一个小门走进来。这个小门在大祭坛的脚下，是个隐秘的小门。我走向圣母礼拜堂，我每天都在那里祷告。我发现在圣托马斯礼拜堂门口有点燃的蜡烛。我很奇怪，因为在昨晚回到我房间时那里是没有点蜡烛的。于是我去查看，就在那里，我看到那个尸体。我立刻跑向收藏室，吓坏了。因为也许那时候杀手还在教堂里面。我就拨打了 113。”

“你有没有碰触一些现场的东西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我吓坏了，愿上帝原谅我。”

“你也没设法抢救一下受害者？”

“他显然已经是我们这个世界救不了的了。”

一个人影从走廊那头朝两人走过来。原来是木里兹·庞底罗探长。他也是暴力犯罪分析部的，是波拉的搭档。

“波拉，快点儿。他们马上要开灯了。”

“稍等一下。拿着这个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的手机号码在最下面。如果你想起什么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我会的。送你一个礼物。”

弗朗西斯科修士递给波拉一个小巧而颜色鲜艳的卡片。

“圣母玛利亚。不管你去哪儿都带着它。它会帮你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段找到正确的路。”

“谢谢。”波拉从老修士手里接过卡片，没有再看第二眼，就把它揣进上衣口袋。

波拉跟着庞底罗穿过走廊来到左面第三个礼拜堂，这里已经被犯罪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